



柳文卷之四十三

柳

書

古今詩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峰日夕仰始欣
 雲雨霽允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辟湖
 切窳坳土了入石棧剏諫寅綠上蘿葛綿層薨莓苔侵標榜
 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籠墟嶮臨澗澆稍疑
 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
 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蠓躅
 躅疲魍魎寸進諒何營尋直非所枉探竒極遙攝窮妙閱
 清響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嗣浩氣竟誰養

道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摠藉外獎俛默有內朗鑑爾
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埃蓄志徒爲
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頽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
雲波泱泱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
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
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謫棄殊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夷巢高巖
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廻薄攢林梢西亭構其
巔友宇臨呀庠并交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
士得以蔭菁莪羈貫去江介世仕尚函嶠音故墅卽灃川

數畝均肥瘠臺館皆音荒丘池塘疏沉坳會有圭組戀遂
貽山林朝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囚居固其宜厚羞久
已苞庭除植蓬艾音隙隙牖懸蠅蝟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
梢挹流敵清觴撥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道
遙屏幽昧澹薄辭喧音宸雞不余欺風雨聞嘒嘒音再期
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瀆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
軒霞表危樓凌山隈茲辰始澍殖音霧織雲盡塞開天秋
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呌呌羈鴻哀境勝豈不
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弥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

舟絕公洞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踈登石娛清淪日出
洲渚淨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
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洞潭或動容鳥
嶼疑搖振切人陶埴茲擇土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
心屢逡巡紉字紉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
謂非所欣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結澗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

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
事徘徊祗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鳥村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逐
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
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
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
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鞅益知身世
輕為農信可樂居籠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
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
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
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
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天蹇連困顛踣愚蒙怯
幽眇非令親愛踈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
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踈頑西垂
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
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颺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
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茵茵溢嘉色音管

音當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
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
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
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久徬
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瘖與璣諒非姑射子靜
勝安能希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踈
髮就種音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

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
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
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
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愴音滄又音編
勞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
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期固
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再懷曩歲期
容與音預馳輕舟音都高切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臯重疊間浦
淑音淑灑迤驅巖音切積翠浮澹灑始疑負靈鼈叢林留

衝飈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澄潭湧沉鷗
半壁跳懸徠音切鹿鳴驗食野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
暫欣良足褒留連俯櫺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芟實擢手
持蟹螯炊稻視鬻鼎鱸鮮聞操刀野蔬盈傾筐頗雜池沼
毛音毛緬慕鼓音世翁嘯咏哺其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
糟斯道難為借沉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州彫蘭華暮
景廻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木落寒
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柁
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艚中川恣超忽漫若
翔且翺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飈飈瀾急驚鱗奔蹊荒飢獸
嗥入門守拘繫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

顧乃無有德輔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問牛悲
爨鍾說音玳驚臨牢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曹中興遂羣
物裂壤分韃居言切秦音岷凶既云捕吳虜亦已廔扞禦盛
方虎謨明富伊咎披山窮木禾駕海逾蟠桃重來越裳雉
再返西旅葵左右抗槐棘縱橫羅鴈羔三辟咸肆宥衆生
均覆燾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弼音歸誠慰松梓陳力開
蓬蒿卜室有鄠杜名田占漕潑磻谿近餘基阿誠連故濠
螟蛉願親燎茶莖甘自薶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及音軒
下患切足爲温蒲腹寧復饕安將蒯及管音誰暴梁與膏弋
林毆雀鷓漁澤從鮪魴觀象嘉素履陳詩謝下旄方託稟
犀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怡踉蹌辭束縛

說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興役趨伐藪音目眩絕渾渾耳
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紉纏漢陰嗤
桔槔苟伸擊壤情機事息秋毫海霧多蒼鬱越風饒腥臊
寧唯迫魑魅所懼齊焄蕪知整懷褚中范叔戀綈袍伊人
不可期慷慨徒切切音薶音蕪音俱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
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羣盜
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恡二女皆娉婷蒼黃見驅逐誰
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皆裂肝
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見盜寒欄陰羅列方忿爭

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纏索相拄撐彼姝
父禡魄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諭以從父行拮收自磨
肩轉道趨前程夜發鼓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
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
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
必貞慷慨張徐州宋邱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
轅門立竒士淮水秋風生君侯旣卽世麾下相欹傾立
抗王命鍾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
刃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翁
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貞外司馬

廢逐人所棄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
古受氏吳世夸雄姿寂寞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
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天庭採高文寓
字若波馳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竒輜軒下東越列郡蘇
疲羸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校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
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出守
烏江許老遷渥水湄高堂傾故國葬際限囚羈仲叔繼幽
淪狂叫唯童兒一門旣無主焉用徒生爲舉聲但呼天孰
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持溘竭合死委炎荒臧
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孤旒凝
寒颺音念昔始相遇腑腸爲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

疵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
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予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
自慟非獨爲君悲

旦携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
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爲問
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

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轉渚澤新泉清農事誠
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
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
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
翻露草夜榜艫孟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
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至祠下口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蓄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
樵客路遙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踈焚香秋露
濕奠玉曉光初盼蠻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
雨會隨車俟罪非真吏翻慚奉簡書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廷空燒燼落世紛
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

跡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
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冷冷踈竹根石泉
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巒岑仙駕
不可望世途非所任疑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舍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時吏藥閑庭延國
老開罇虛室值賢人泉廻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
聞道偏爲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
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
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舟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
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舟溪地却學
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牖莫厭
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
徧蓮花爲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
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茆簷下始栽竹

瘴茆葺為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脰疾，蒸鬱寧所宜。東鄰
幸道我，樹竹邀涼颺。欣然愜吾志，荷鍾西巖垂。楚壤多怪
石，巖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漪
澗旋坳。俯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窻遂不掩。
羽扇寧復持，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曉禽
棲迥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業幽
期，不見野蔓草。翁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際。

種仙靈毗

窮陋闕自養，孺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温。杖藜
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颺零魂。及言有靈

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瘳

蒲結切

癖

音皆

騰

驚

笑拊前

卽更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
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
委餘暄，竒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我聞時人術。一氣中夜
存，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音根踈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
痿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术

守閑事服餌，採术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苾乃結切煩經過。
戒徒斲靈根，封植闕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
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
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多。爨竹茹芳葉，寧

慮察界與澹留連樹蕙辭婉婉采薇歌悟拙甘自足激
清愧同波單音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

種白蘘人羊切荷

血蟲化爲癘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爲仁蔬菓
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繁事外
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費害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
故逾悲辛庶民有嘉草攻禳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
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昧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
擢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閔顏色徂歲爲誰榮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
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窻藹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溱洧
贈悠悠南國人

如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
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白華繁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
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
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及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

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晨登兼葭岍霜景霽紛濁離披
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
願岑嶺况悠藐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鷲仕角路遠清涼
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
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芙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
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及此生高原新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颺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爲
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
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物
世所重旅人心所傷迴暉眺林際戚戚無遺芳

巽公院五詠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

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
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
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卽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
得忘意聊思惟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
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洞
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蕭洒
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
晏迢遞來山鍾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綠繞穿疎林并籜分苦節輕筠抱虚心俯瞰
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啞鳴山禽諒無要津
用棲息有餘音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秋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
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
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
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
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
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
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
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蠶絲
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
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
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
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
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
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繁廼古城
曲萋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是時

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踈
霜重梨棗熟行人迷
住野烏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今年幸少豐無
馱饘與粥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見夸父逐日窺虞淵
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
沆瀣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
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崢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
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
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音弋與椽
深林土剪十取一
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
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見
保躡躒礪壑何當存羣材未成質已天
突兀

嶠豁空晶巒栢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君不見
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
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嶠五各射朱光丹霞翠霧飄奇香
美人四向迴鳴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
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盛時
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

聞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釐音事
周南何處託成書

跂烏詞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爾
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無乃
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
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
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
後患

籠鷹詞

凄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
靂掣電捎平岡耀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兔騰蒼茫
瓜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
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

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雲間翔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朝朝自名爲鷓鴣徇媒得食不復慮機
械潛發罹且噉學籍羽毛摧折觸籠籟煙火煽赫驚庖厨
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殼鯨牛簡
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此况我萬里爲孤囚破籠
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
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
轉動玄機甲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

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
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脩門象碁不復貴魏宮粧奩世
所棄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
慕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
眼故園春意生日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
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
北遙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翥我今誤落
千萬山身同僮人不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心憶桑
梓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棋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効白紵

翠帷雙卷出傾城
龍劔破匣霜月明
朱唇掩抑悄無聲
金簧玉磬宮中生
下沉秋水激太清
天高地迥凝日晶
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度江水
坐令宮樹無顏色
搖蕩春光千萬里
茫茫曉日下長秋
哀歌未斷城鷄起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
曉汲清湘然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渌
迴看天際下中流
巖上無心雲相逐

飲酒

今日少愉樂
起坐開清罇
舉觴醉_音先酒
遺我驅憂煩
須吏心自殊
頓覺天地暄
連山變幽晦
淥水函晏溫
藹藹南郭門
樹木一何繁
清陰可自庇
竟夕聞佳言
盡醉無復辭
偃卧有芳蓀
彼哉晉楚富
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沉謝世事
俛默窺唐虞
上下觀古今
起伏千萬途
遇欣或自笑
感戚亦以吁
縹帙各舒散
前後互相逾
瘴疴擾靈府
日與往昔殊
臨文乍了了
徹卷兀若無
竟夕誰與言
但與竹素俱
倦極更倒卧
熟寐乃一蘇
欠伸展支體
吟咏心自愉
得意適其適
非願為世儒
道盡即閉口
蕭散捐囚拘
巧者為我拙
智者為我愚
書史足自悅
安用勤與劬
貴爾

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
栖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
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
徒嗟日沉酒九鼓驚奇音
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
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
衆情嗜姦利居貨損千金
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
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
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鶴起蒿萊
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
迴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芟
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
嗷嗷事強怨三歲有奇動
悠我

關墻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煇焚致令委金

石誰顧蠶蠕時充

羣風波歛許勿

潛構遺恨意紛紜豈不

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爲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三良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
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効忠信恩義皎如霜
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
殉死禮所非况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
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年

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
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
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趨趨長虹吐白日倉卒反
受誅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
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
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
謬太史徵無且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
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續息定枯朽無妍嗤生平勤皂
櫪剝秣不告疲旣死給轉櫛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

析臨路垂髫然慕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消
然悲猶虎獲迎祭犬馬有蓋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
畚鍤鋪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
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秘祉百辟贊嘉謨抱日
依龍袞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
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柳文卷之四十三終

柳文別集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闕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 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

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
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
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
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
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
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
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

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
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
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
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
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
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
之

三川震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
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自

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
則惑夫釜鬲華歷二音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麋百物畦汲
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猶
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頽音洞軫
轆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
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
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旣陳於
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
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
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云云且無故而料民天之
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
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
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
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
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况爲大妄以諉乎後嗣
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
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
盖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使率狸姓以獻焉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君蒿悽愴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令其胃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不待片言而正誕彰矣

聘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後

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泰侈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可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

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
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
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
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周語

郟逆至告捷于周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
頸者其郟至之謂乎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
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
逐楚卒咸以爲奸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
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
取乎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
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變竊構以利其室
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
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
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
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音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郟音錡音見其語

犯郟音見其語迂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當之齊國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

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
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
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必善晉周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
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闢周語

穀洛闢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王卒壅之及
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

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
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
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
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
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
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柰害農何曰賦
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

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
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
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音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安竹矣單子
詞曰口內音縮味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
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
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
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

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
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
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
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
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
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
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
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斲物也和平則乂乂固則純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
出自天籟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
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爲誣聖人
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族布令無射
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
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
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

憲左乂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族無射大
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
彪侯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沒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
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孫實有禍是歲魏
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
作訟忠襄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闢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

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云云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

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縑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贖羊 魯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

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檮矢 魯語

吳伐越陳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磬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秦其以爲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稭載而歸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馬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爲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

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恠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原件短缺

P12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
予之辭也略

狐突晉語

敗狄于稷桑友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
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
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
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
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爲我心里克曰中立晉無良臣
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晉語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
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
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予非
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
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
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
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
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
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
情也狂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忍
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

秋者官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柳文別集上終

柳文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

耳乃始佞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
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非計之得也若重耳
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
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爲諸侯之孝
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

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得之而徂終逢
其咎喪由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克死公墮於韓郭偃曰善
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
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于外國人頌之曰云
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
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人矣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于諸侯其耿
光于民矣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人
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爲
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

殺里克

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

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後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于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執紼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執紼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

君而質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紼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棄至公之道而不

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此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土其以戊甲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語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晉語

秦伯歸文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懿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晉八筮更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圍戴而君焉又况夷晉範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人以翼之大夫之強彊皆齊之而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夫濛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司略也夫火實沉之說

命官

胥藉狐箕藥郟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也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鄭人以瞻與晉晉人將烹之瞻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而致之

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

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
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曰是反天地而逆

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

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

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

可用者

鉏麇 晉語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

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

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

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

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

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脇欒中行 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

不可益也云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藥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晉語

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呼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藥盈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

云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藥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

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遂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

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見前卷

射鷄

晉語

平公射鷄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忸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君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鑿和

晉語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其次鑿人固鑿官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詆視攻戾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云云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盪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云云行刑

不攻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

云云

宜及於難而賴武

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

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言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今日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
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
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
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
耶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
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
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

也

嗜芟 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
薦芟屈建命去之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
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
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邊是故不爲非禮之言齋
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
也

祀 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
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
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
妄者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

伍員伏劍而死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鬪間以道故由
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讓者勝國無可救者
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
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
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爲二
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
語凡讀五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
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
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
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乎余黜

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文別集下終

柳文外集上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

世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

沙之爲物兮視汗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沉其質兮
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
待當眞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
○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滯而顧盼指炫煥而探討動
而愈出幽以卽明涅而不緇旣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
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將君
是望先迷後得孰謂棄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

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先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然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劒拭土而異彩相符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悅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瑩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卽詠陸文可侔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托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羸之學法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

之在哉

迎長日賦

出禮記郊特牲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疑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式佇寅賓之質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翊相事傳小正音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贖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泰壇既罷玉漏之

聲漸長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壁影始融麗景才
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
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
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淨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
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脩秦伯尚矜其秦時暗
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于以迎之則無爲者委照
將久豈三舍之足憑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應以
繁祉錫之純嘏禮義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
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子彌穀之宜受之千億
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
慙

記里鼓賦

出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如指南車

昇音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卽行贊
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節其音可
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爲急若乃郊
薦之儀旣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穀乎
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
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
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
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

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爲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鏗澔而有制○于以翊龍御干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步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機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闐闐音○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倦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

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遊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令人好辭來以一接新

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謹開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暮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醴醴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

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
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
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
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
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又食具類呼
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
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
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
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
以善藥揮去心怏怏音怏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
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

餌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
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
既張音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答
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闋
門召所與淫者僕逐爲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
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嫌又爲酒壚西南
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
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
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懣懣以爲不足積十餘年病髓
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
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

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讐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爲事夫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旣失父母卽棄去兄弟

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拊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爲擊節教闔管謹視出入餌又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峒樓山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旣病自爲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

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爲浮屠形道士仁人我哀
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
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
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
紀益以十僕夫反樞當啓誓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
幼女泣和者悽欵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什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
而卒故淑爲南康謳者李君爲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爲

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
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
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
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
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
鼓瑟兮湘之澗嗣靈音兮永終古

柳文外集上終

柳文外集下

表啓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
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
有暗然不曜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
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
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
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
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厄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
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

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冰
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
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
滋薄刑溢不寃之聲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
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爲菲薄以
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
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
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
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

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
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於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
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
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而乃久
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
以爲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
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
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
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
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
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

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
不承舊儀則臣等蒙耻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
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
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
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
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廻臣某等誠恐
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
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績
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

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
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誼觀天
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
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
戒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
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
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
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
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
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
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

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政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大學諸生黃冠之倫緇求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世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夷剪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惓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睹文明繼跡聖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不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

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
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
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
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
雖欲行陛下之志柰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
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
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
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強擾順侯衛
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之執
同於四海貢賦脩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
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

用足休祥數應福慶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
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
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
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
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
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
心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沖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
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
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
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
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

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
功臣等雖誠至愚切所不敢輒敢微之國典酌於經義取
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
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爲開元故事謹
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
廻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
盛美而鑑至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請
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頌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
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

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
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
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
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
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寓三代之文其於規
模信爲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
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憐人神
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
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
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

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
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
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
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
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
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
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
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䟽一心之效也。羣材
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
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日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
化以致。邕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

第六表

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
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陛下之詔。謹昧冒萬
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
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
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
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爲事貴舉。其中名
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
爲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導。尊道備德。博

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夫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此年已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音岸將空梏音梏拳音拳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况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

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王恩誓雪國耻亦欲摠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勸儆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莊輔之罪亦未當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泰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狗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

祠上帝遂以告詞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此係改第三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

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雲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霽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麈凝彩而雪輝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輿臺未人奚虜遺醜
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
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不感殊私乃懷異望聞者
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泊駕
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
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爲上公命作
元帥及躡寇滑汭頓軍咸陽

缺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執
而伍胥誅夷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遠惟前事孰不痛心
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謬之

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營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勲程元振
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天下稱冤空懷醞正之悲
莫雪增嫌之耻今茲邪屏退聖政大明大度惟貞四門以
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
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
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燕將相職忝股
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聰忽臨
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
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露於草水况茲

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折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米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必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

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隅成異域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石罅音之已至此皆陛下神籌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泰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

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貫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絜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項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睹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情

賀皇子牋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躍踴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會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以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

子羨慕無階其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
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疊石琴薦一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竒特表殊形自
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
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櫻醴將成玉燭之調思
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
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
效彌堅之用

櫻敬縛切
醴音釋

荅鄭首外賀啓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

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奸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
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蠶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
勞已致梟豸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柳文附錄

天論三篇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俸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

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窳音堅液礦礪銛義制強訂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

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禮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

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
執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
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
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
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
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
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椽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
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

莽蒼猶郭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
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
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又何
哉人不牽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又何哉天無私
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
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維淄伊洛者疾徐存乎
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
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
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
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

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
陷音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
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
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
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
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
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
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
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
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

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
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藏乎勢邪吾
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
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也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于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
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
資乎有亦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
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
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
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
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大鼠之目庸謂晦爲

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頰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旣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

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曰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唐書本傳

宋祁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于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

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
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
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
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
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
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
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
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
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
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
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下
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且
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
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
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
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
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
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
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
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
瑞錦改迺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州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
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
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
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
聽余哀詞嗚呼哀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
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
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
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

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
不孤末言歸輅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
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
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
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會
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
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
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
倫顧余負譽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
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
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

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
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
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巳子魂兮來
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
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一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
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既
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
異音同歡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于哀
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倘聞乎

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
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
幼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賙禮成
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
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展我
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
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孰孔氏四科孳能相備惟公特立
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
長途始半而喪良驥縉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

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
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
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暮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
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
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
郡符柳水之孺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
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
差肩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
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
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水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
旣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

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
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
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
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
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緼惟萬生
之並鶩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
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
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
擊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

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
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荆湜喪氣而縶脣夫何天命之
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斤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
分意冥冥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
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旣兮
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竒秀而嶙峋惟夫
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
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
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
甚勤鳴騶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雄深雅健實比
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深仁遺愛
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
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
擢列御史拜尚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
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鑿鄒于將直視無前
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斤
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
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
南方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
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

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千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
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而食
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目想英
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歛此大惠施于一
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
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
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分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
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
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
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
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雜榛
蕪搜竒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耒溪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止爲臺榭目曰愚谿而刻八愚
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鈞鋤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
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澗蕪江百家瀨者泝
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唯

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鉛錡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

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

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舊本柳文後序

穆脩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
用爲勝而號專雄哥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
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
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
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茂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
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
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
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

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資攜
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
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
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
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
有五頁配韓之鉅文數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
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
故劇磨音滅讀無其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
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子嗜多
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餒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
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

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叙

四明新本柳文後序

沈晦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

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如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扛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疥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華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詞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

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踐
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銀木流行購逸拾遺猶
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柳文後序

李禔

柳侯字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
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乃侯舊治其如生爲
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
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非欽
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觀其顰笑降鑿而廟食于柳人也紹
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
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

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
哉因喟歎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
工創刊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
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
囑焉禔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
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一簣豈惟不墜侯之偉文
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
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禔序

柳文年譜後序

文安禮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
與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
發連中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
史參攷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
究其辭力之如何也

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柳文附錄畢



